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柏拉图杂篇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吴光行 译疏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包利民 章雪富 主编

柏拉图杂篇

柏拉图 著

吴光行 译疏

*Philosophical
Classics of
Hellenistic-Roman
Tim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杂篇 / 柏拉图著；吴光行译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 / 包利民 章雪富主编）

书名原文：Plato's Miscellaneous Works

ISBN 978-7-5161-6668-0

I. ①柏… II. ①柏…②吴…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96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陈 彪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47 千字
定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6 年再版序

我们对哲学的认识无论如何都与希腊存在着关联。如果说人类的学问某种程度上都始于哲学的探讨，那么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希腊的学徒。这当然不是说希腊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具优越性和优先性，而只是说人类长时间以来都得益于哲学这种运思方式和求知之道，希腊人则为基于纯粹理性的求知方式奠定了基本典范，并且这种基于好奇的知识探索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人们的主要存在方式。

希腊哲学的光荣主要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这套译丛则试图走得更远，让希腊哲学的光荣与更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西塞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斐洛、尼撒的格列高利、普卢克洛、波爱修、奥古斯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在编年史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罗马人，有些人在信仰上已经是基督徒，但他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他们著作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在续写希腊哲学的光荣。他们把思辨的艰深诠释为生活的实践，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信仰的勇气，把城邦理念演绎为世界公民。他们扩展了希腊思想的可能，诠释着人类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

这套丛书被冠以“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之名，还旨在显示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冲突相生。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已经不再是城邦时代的希腊，文明的多元格局为哲学的运思和思想的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家致力于更具个体性、时间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哲学探索，更倾心于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塑造一种盼望的降临，在一个国家的时代奠基一种世界公民的身份。在这个时代并且在后续的世代，哲学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更是人类知识探索的始终志业；哲学家们在为古代哲学安魂的时候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图景，在历史的延续中瞻望终末的来临，在两希文明的张力中看见人类更深更远的未来。

十年之后修订再版这套丛书，寄托更深！

是为序！

包利民 章雪富
2016 年 5 月

2004 年译丛总序

西方文明有一个别致的称呼，叫做“两希文明”。顾名思义是说，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联合组成，一个是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国人在地球缩小、各大文明相遇的今天，日益生出了认识西方文明本质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不再停在表层，不再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渴望深入其根子，亲临其泉源，回溯其原典。

我们译介的哲学经典处于更为狭义意义上的“两希文明时代”——即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首次并列存在、相遇、互相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历史时代，大约涵括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800年的时间。对于“两希”的每一方面而言，都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时期，它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自己的原生地，影响别的文化。首先，这个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余威之下，希腊文化超出了自己的城邦地域，大规模地东渐教化。世界各地的好学青年纷纷负笈雅典，朝拜这一世界文化之都。另外，在这番辉煌之下，却又掩盖着别样的痛楚；古典的社会架构和思想的范式都在经历着剧变；城邦共和体系面临瓦解，曾经安于公民德性生活范式的人感

到脚下不稳，感到精神无所归依。于是，“非主流”型的、非政治的、“纯粹的”哲学家纷纷涌现，企图为个体的心灵宁静寻找新的依据。希腊哲学的各条主要路线都在此时总结和集大成：普罗提诺汇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路线，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汇总了自然哲学路线，怀疑论汇总了整个希腊哲学中否定性的一面。同时，这些学派还开出了与古典哲学范式相当不同的，但是同样具有重要特色的新的哲学。有人称之为“伦理学取向”和“宗教取向”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哲学治疗”的哲学。这些标签都提示了：这是一个在剧变之下，人特别关心人自己的幸福、宁静、命运、个性、自由等的时代。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哲学。那个时代的哲学会不会让处于类似时代中的今人感到更多的共鸣呢？

与此同时，东方的另一个“希”——希伯来文化——也在悄然兴起，逐渐向西方推进。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定居经商，带去独特的文化。后来从犹太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文化更是日益向希腊—罗马文化的地域慢慢西移，以至于学者们争论这个时代究竟是希腊文化的东渐，还是东方宗教文化的西渐？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是特质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当它们最终相遇之后，会出现极为有趣的相互试探、相互排斥、相互吸引，以致逐渐部分相融的种种景观。可想而知，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一旦出现，则场面壮观激烈，火花四溅，学人精神为之一振，纷纷激扬文字、评点对方、捍卫自己，从而两种文化传统突然出现鲜明的自我意识。从这样的时期的文本入手探究西方文明的特征，是否是一条难得的路径？

此外，从西方经典哲学的译介看，对于希腊—罗马和希伯

来——基督教经典的译介，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可观的工作；但是，对于“两希文明交汇时期”经典的翻译，尚缺乏系统工程。这一时期在希腊哲学的三大阶段——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哲学、晚期哲学——中属于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分别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但是第三阶段的译介还很不系统。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两希哲学研究与译介传统是严群先生和陈村富先生所开创的，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沉潜严谨、专精深入的学风。我们这次的译丛就是集中选取希腊哲学第三阶段的所有著名哲学流派的著作：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斯多亚派、新柏拉图主义、新共和主义（西塞罗、普鲁塔克）等，希望为学界提供一个尽量完整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个时期哲学的共同关心聚焦在对“幸福”和“心灵宁静”的追求上，我们的翻译也将侧重介绍伦理性—治疗性的哲学思想；我们相信哲人们对人生苦难和治疗的各种深刻反思会引起超出学术界的更为广泛的思考 and 关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属于“早期教父”阶段。犹太人与基督徒是怎么看待神与人、幸福与命运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希腊人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干系？两种文明孰高孰低？两种哲学难道只有冲突，没有内在对话和融合的可能？后来的种种演变是否当时就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和相当急迫的现实问题（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人）。为此，我们选取了奥古斯丁、斐洛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等人的著作，这些大哲的特点是“跨时代人才”，他们不仅“学贯两希”，而且“身处两希”，体验到的张力真切而强烈；他们的思考必然有后来者所无法重复的特色和原创性，值得关注。

以上就是我们译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的宗旨。

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丛书中各书的注释，凡特别注明“中译者注”的，为该书中译者所加，其余乃是对原文注释的翻译；二是本译丛也属于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计划之一。我们希望以后能推出更多的翻译，以弥补这一时期思想经典译介之不足。

包利民 章雪富
2004 年 8 月

你凝望着众星，我的阿斯忒耳啊；我多么希望我是天空，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用千万双眼睛看着你！

——柏拉图杂篇·箴言之一

我们离开了爱琴海怒吼的波涛，躺在厄克巴塔纳平原中间。再见了，闻名遐迩的厄瑞特里亚，我们的祖邦。再见了，雅典，优波亚的邻居。再见了，心爱的大海。

——柏拉图杂篇·箴言之一

中译者导言

本书是对柏拉图“杂篇”的译疏。它收录的是被公认为属于柏拉图本人作品以外的、可能属于“托名作品”的“杂篇”。从学者的各种研究看，它们属于希腊化时期柏拉图派思想家们的作品。所以，收入“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可以丰富我们对当时哲学图景的认识，尤其是加深对柏拉图学派在当时的发展的理解。当然，反过来它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柏拉图本人的哲学。^①

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中记载了施刺绪尔罗斯（又译作“塞拉绪卢”“色拉叙罗斯”“忒拉绪洛斯”）的《柏拉图全集》“九卷集”的编辑体例，据说这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他按照

① 比如，通过对杂篇中“定义集”里一些定义的学习，人们可以进而体会柏拉图学派在定义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旨趣，可以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对话中的一些相关概念提供一些较为直观的印象。再有，本书的第二辑“托名作品集”中所讨论的关于“正义”“德性”“常识中的真实”“建议与探索的不同”“变形”“财富”“苏格拉底的安慰法”等问题则与柏拉图的一般性对话直接相关。通过对它们的学习，可以促使读者沿着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入到柏拉图的思想大厦中去。此外，对于“箴言集”和“悲剧残句”的学习，可以让我们体会作为诗人的柏拉图的独特品质。

古希腊悲剧诗人的四联剧形式，把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 9 卷，每卷 4 篇，共 36 篇。施刺绪尔罗斯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编为“九卷集”。笔者对独立于“九卷集”以外的所有归于柏拉图名下的文稿加以搜集整理，以“杂篇”名之（或者也可以说是“杂卷”“末卷”“尾卷”。如果我们顺着“九卷集”的体例，亦可称之为“柏拉图著作第十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对这些文本的整理汇编、翻译和注疏。

当今权威的由库珀（J. M. Cooper）和哈钦森（D. S. Hutchinson）主编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完全依照了这种编辑体例。不过它在第九卷第四篇《书信篇》（*Letters*，又译为《信札集》《书信》《书简》）的后面还附录了一些归名于柏拉图的其他作品，库珀的《柏拉图全集》所收录的柏拉图杂篇内容可以说是最为丰富的，但是它的《箴言集》部分只收录了 18 条箴言，而且没有收录“悲剧残句”。其他一些学者编订的柏拉图著作集则只收录少数的箴言，不收录“悲剧残句”，而且一般都没有收录 7 篇托名作品中的《亚尔库温篇》。笔者则收录了所有这些文稿。就文稿篇名而言，柏拉图著作汇编者们一般只有简单、单一的标题。笔者不仅把所有文本统一地编成 4 个小辑，分别拟定小辑的标题，而且还依据施刺绪尔罗斯的编辑体例，为 7 篇托名作品都拟定了主标题和副标题。进一步，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把握，笔者还为所有杂篇文稿划分了章节并拟定了小标题。

根据笔者所收集到的古希腊语原文文稿来看，柏拉图杂篇包括《定义集》《托名作品集》《箴言集》和《悲剧残句集》4 个部分，笔者将其各编成 1 个小辑。第一辑《定义集》是一部包含约 185 个哲学上很重要的词条的小词典，由两部分单独的集子组

成，笔者把它们分成4个部分：自然哲学定义、伦理学定义、认知和语言哲学定义、杂录定义。然后对其进行了翻译和疏解研究。第二辑《托名作品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包含7篇极具特色的对话：第一篇《说唱人篇》探讨正义问题，主要论题是不正义者不正义是否自愿；第二篇《爱马者篇》由探讨德性是什么转入对德性是否可教的探讨；第三篇《德莫哆科斯篇》由4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探讨现实生活中与常识相关的真实性问题；第四篇《西绪福斯篇》探讨与自知无知的探索不同的“谏议”问题；第五篇《亚尔库温篇》是一篇由一个人转变成鸟的传说而引发的关于“变形”问题的探讨，在7篇对话中篇幅最短；第六篇《厄律克西雅斯篇》是篇幅最长且在创作上和柏拉图自己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一样极为周密细致的对话，探讨德性与财富的问题；第七篇《阿克西奥廓斯篇》是一篇安慰文体的对话，对一个临终将死的人进行安慰，探讨死亡问题。笔者对这7篇对话录进行了翻译和较为详尽的疏解与研究。第三辑《箴言集》是由33首诗体文构成的挽歌对句集，韵味深长，含义隽永，在道德上确有发人深省的深刻含义。第四辑《悲剧残句集》由3条具有深刻悲剧张力的残句构成，具有悲喜剧交融的特点。第三、第四辑文字有明显的文学色彩，同时也和《格言集》一样由孤立的句子构成，比较难以解读。笔者尝试对它们进行了翻译与疏解。

由于可供研究的参考资料相当贫乏，本书应当说是柏拉图杂篇研究的一个开端，它的目的是为笔者以及与笔者有同样兴趣的读者和学者们提供一个可资深入研究的文本。书中的翻译部分以英文为主，并参考希腊语原文；在没有英文翻译的情况下由笔者依据希腊语原文加以翻译，这主要包括第三辑的部分诗句和第四

辑的全部残句。我们在翻译注疏和篇名标题的拟定上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主观性。笔者真诚希望得到方家指点，以便在以后的研究中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最后，我想讲一下柏拉图杂篇的研究状况，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文本的背景。

公元1世纪的施刺绪尔罗斯（Thrasyllus）是第一个整理柏拉图对话的人，他收集了35篇柏拉图对话，还有9封书信集，合为36篇，按4篇1组划分，分成9组，从而开创了“九卷集”编辑体例，后来的《九章集》就沿袭了这种体例。当时还有一些流传的归属柏拉图名下的文章，但是施刺绪尔罗斯认为它们是伪作，仅作为附录收入。洛布（Loeb）希英对照古典丛书没有收录这些“伪作”。最早的由乔伊特（Jowett）译的英文版全集也没有收录“伪作”。20世纪中期比较流行的由哈密尔顿（Hamilton）和卡恩斯（Cairns）编订的柏拉图著作选集也没有收录“伪作”。《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中也^①指出，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说明”中列举了法国和德国的编辑情况：莱斯·贝尔斯·莱特瑞斯（Les Belles Lettres）自20世纪20年代陆续出版了希法对照笺注本全集 *Platon*（*Euvres complètes*），厄瑞布·罗文基尔（Erich Loewenthal）在40年代编成了德译《柏拉图全集》，它们均为“36篇加上托名作品7篇”的编辑体例。它们全都提到了现在新出的当今权威的由库珀（John M. Cooper）和哈钦森（D. S. Hutchinson）编的《柏拉图全集》（*Plato: Completed Works*，Hackett Publishing

① 柏拉图：《阿尔喀比亚德》，梁中和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Company, 1984), 它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 它的1997年版收录了《定义集》、7篇“托名作品”和18条诗体文“箴言”(Epigrammata)。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伯内特(J. Burnet)编订的希腊文注释版的《柏拉图全集》(*Platonis Op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0), 其中收录了《定义集》和除了《亚尔库温篇》以外的其他6篇“托名作品”。另外, 电子软件“希腊语文献大全”[TLG (*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 Workplace 9.02. Silver Mountain Software]中所收录的柏拉图文稿, 不仅收录了《箴言集》和6篇“托名作品”, 还收录了另外一些“箴言”和3条“悲剧残句”(Fragmenta tragica)。

学术界对“杂篇”的研究著述情况, 与柏拉图主要哲学对话的研究著述相比, 如果说后者可谓是汗牛充栋的话, 那么前者则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 西方学界对杂篇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原典文本的考证、勘定、翻译和注疏等方面。具体而言, 康福德(Cornford F. M.)的“[Plato] Eryxias 393B”和保罗·肖雷(Paul Shorey)的“Emendation of [Plato] Sisyphus 390 C”等文章对杂篇中的字词进行了考证。^①亨利·约翰斯顿(Henry W. Johnstone)的“A Homeric Echo in Plato?”试图揭示古代史料之间的互相印证^②。泰特(Tate J.)、戴维斯(Davis B. E. C.)等学者撰文考

① Cornford F. M., [Plato] Eryxias 393B,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 46, No. 4 (Sep., 193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6; Shorey P., Emendation of [Plato] Sisyphus 390 C,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26, No. 2 (Apr., 193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02 - 203.

② Johnstone H. W., A Homeric Echo in Plato? *Mnemosyne, Fourth Series*, Vol. 44, Fasc. 3/4 (1991), BRILL, pp. 417 - 418.

证了杂篇著作的翻译问题。^① 在这些校勘考证的文章之外，还有专门性的研究文章，如艾希霍尔兹（Eichholz D. E.）撰文专门研究了托名作品《厄律克西雅斯篇》^②，齐厄弗·提姆（Tim O’Keefe）撰文专门研究了托名作品《阿克西奥廓斯篇》^③。相对而言，在所有关于柏拉图杂篇的研究性文章中，关于《阿克西奥廓斯篇》的最多，这可能是与它所讨论的主题“死亡和不朽”（On Death and Immortality）的重要性有关。以上这些文章都是进行杂篇研究极为重要的宝贵资料。对柏拉图杂篇作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专门汇编和研究的专著主要有两部：一部就是由库珀和哈钦森编的《柏拉图全集》（*Plato: Complete Works*）^④，它对杂篇的研究只限于由两位编者所写的导读介绍；另一部是由乔治·伯格（George Burges）编译的“新出直译版”《柏拉图著作

① Tate J. , The Axiochus by E. H. Blakeney,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 51, No. 5 (Nov. , 19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5 - 176.

Davis B. E. C. , The Axiochus of Plato by Edmund Spenser; Frederick Morgan Padelford; *Plato,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30, No. 4 (Oct. , 1935),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 pp. 519 - 520.

Freyd B. , Padelford F. M. , Spenser or Anthony Munday? — A Note on the Axiochus, *PMLA*, Vol. 50, No. 3 (Sep. , 1935),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pp. 903 - 913.

Swan M. W. S. , The Sweet Speech and Spenser’s (?) Axiochus, *ELH*, Vol. 11, No. 3 (Sep. , 1944),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161 - 181.

② Eichholz D. E. , The Pseudo - Platonic Dialogue Eryxia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29, No. 3/4 (Jul. — Oct. , 193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9 - 149.

③ Tim O’Keefe, Socrates’ Therapeutic Use of Inconsistency in the “Axiochus”, *Phronesis*, Vol. 51, No. 4 (2006), BRILL, pp. 388 - 407.

④ Cooper, J. M. (1997), Hutchinson, D. S. , eds. ,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 Comp.

集：全新译本》（*The Works of Plato: A New and Literal Version*）^①，它对杂篇作了较为细致的注疏。这两部著述可以说是笔者进行本书翻译注疏的主要参考依据。

汉语学界对柏拉图杂篇作品的研究，除了汉译本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中提到一些柏拉图的诗体文^②和汉译的泰勒的《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附录——柏拉图手稿中的伪作”外^③，可以说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国内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由刘小枫、甘阳主编的《柏拉图注疏集》依据施刺绪尔罗斯的“九卷集”体例，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该注疏集把36篇作品以外的作品称为“杂篇”，可以说这是笔者目前所看到的国内打算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研究的将来可利用的唯一资料。

本书在翻译时，英文方面主要是参照库珀的英译本和由乔治·伯格斯编译的“新出直译版”《柏拉图著作集：全新译本》。库珀英译本中由两位编者库珀和哈钦森写的导读文字是本书的主要研究依据。笔者的希腊语基础薄弱，汉语翻译主要立足于该英译本的英文翻译；同时，笔者也经常参考相关的希腊语原文。希腊语方面的材料主要依据的是由伯内特编订的希腊文注释版的《柏拉图全集》和“希腊语文献大全”中所提供的希腊语原稿。

① Burges, G. (1848), *The Works of Plato: A New and Literal Version*, Vol. VI, London: Henry G. Bohn,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 pp. 37–144.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苗力田、徐鹏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8—764页。